

STARCRRAFT®

星海爭霸® 虛空之遺™



BILZARD
ENTERTAINMENT

BLIZZARD ENTERTAINMENT

虛空之子

Matt Burns

一架觀察者匿蹤飄過夏庫拉斯靜默的夜空。在這顆行星上，日夜都有許多自動無人機在巡邏維安，這架觀察者便是其中之一。這架無人機特別沿著監察路線飛行，巡視首都塔勒麥卓城核心地帶的一小塊區段。

這座城市向四面八方延伸，連綿好幾公里。那是以金屬與石頭形成的廣袤區域，宛若一大片爬蟲類的粗皮。上千座尖塔拔地而起。城內佈滿了散發光芒的照明水晶，而瀰漫的煙霧折射著那些光芒。在這個夜晚時分，一切靜謐無比。塔勒麥卓內大多數的艾爾神族以及尼拉辛姆居民均已入睡。這架觀察者唯一偵測到的移動物體，就是哨衛機以及城市其他角落的維安無人機。

觀察者的球狀感測器矩陣不停旋轉，猶如巨大的昆蟲眼睛，將所有細微影像盡收眼底。這架無人機判定此時景象稀鬆平常。觀察者主要用來保護塔勒麥卓居民不受威脅，也用來阻止他們自相殘殺。

觀察者既不瞭解尼拉辛姆及艾爾神族之間的微妙關係，也不明白雙方的緊張關係為何最近會造成群情激憤。這架無人機只有一項要務在身：協助達蘭聯合政府控管局勢。

觀察者並未感應到任何異狀，於是環繞飛回，重返預設路線。就在此時此刻，觀察者偵測到異常狀況。達蘭政府的中樞城塞內部發生變故。明明城塞的警報器沒有啟動，城塞內的哨衛機卻全數斷線。

觀察者啟動重力場推進器，飛往城塞進行調查。城內多處已陷入霧海之中，只見金字塔形狀的城塞在濃霧中昂然矗立，閃閃發光的合金牆面上，綴有錯綜複雜的幾何圖樣。這座城塞建於巨碟之上，巨碟通常會在白晝離地，整座城塞會飄在空中。到了夜晚時分，巨碟便會就降落到地面。靠近城塞頂端的一扇高窗掛有長幅旗幟，旗上用閃耀金線繡著達蘭政府的圖徽：四個交疊的圓圈。

觀察者停止前進，就在距離高窗幾尺處盤旋著。這架無人機呼叫派駐在城塞內的哨衛機，可是它們卻沒有回應。

高窗內側，有人正在移動，而且此人還以匿蹤力場遮蔽全身。觀察者的感測器看透力場，判定對方為尼拉辛姆族男性。他擁有綠色眼睛，而非艾爾神族的藍色眼睛。他後腦延伸而出的神經索已經被截斷，一如尼拉辛姆的習俗。然而觀察者無法辨別這位不明人士的確切身分。他戴著蟲族刺蛇顱骨刻成的面具，隱藏著自己的真面目。

此人先以腕部臂鎧發動空間之刃，然後朝著高窗一角揮刀，斬斷達蘭政府的旗幟。旗幟從城塞上飄落，旗身彎曲墜下，最後被城內的霧海所淹沒。

對方從高窗展開一面全新長旗。這是一面邊緣破爛的綠色旗幟，二十七顆紫色水晶沿著旗身排列縫合。

這位尼拉辛姆男性凝視天空，眼中散發微微綠光，視線落在匿蹤的觀察者上方。這位不明人士應該看不見觀察者，除非他有在城塞內架設自己的監視裝置。也許他確實有架設裝置，因為觀察者偵測到城塞內有複數能量來源，可是無法確認這些能源的用途。

察覺自身匿蹤已被識破，觀察者開始轉向，試圖飛離窗邊，但為時已晚。那位尼拉辛姆向窗外揮擊空間之刃，砍穿觀察者的金屬機殼。

這架單獨行動的觀察者遭人擊毀，墜落時散出數道白煙，消失在下方的濃霧中。

運輸平臺開始加速，芙菈森長杖倚地，閉上雙眼。她離開塔勒麥卓低層區域，上升至城內的頂層區域。

回憶再度湧上心頭。她看著立體投影紀錄，一艘尼拉辛姆運輸艦與一隊艾爾神族鳳凰戰機在夏庫拉斯上方的軌道相撞。雙方防護罩瞬間破裂，金屬機殼撞得支離破碎，艦上人員屍

塊飛散。事故發生當下傳出許多幽能哀號，最後現場變得一片死寂。運輸艦上二十七位尼拉辛姆全數罹難，與永恆之夜合一安息。

這段紀錄芙菈森已看過無數次，所以每當她閉上雙眼、或是身處深夜夢境，都只會看到這般慘狀。她再次想著自己當初能否避免那場悲劇。她一直都反對尼拉辛姆加入達蘭政府聯軍的黃金艦隊，可是她是否應該更加極力攔阻，不讓族人加入艦隊？如果她當初有積極勸阻，那二十七位尼拉辛姆此時是否還在世上？

如果她當初有這麼做的話，城裡現在還會有這場事變嗎？

「還有誰知道這件事？」芙菈森睜開雙眼，向臂鎧上的幽能通訊系統發出意念。運輸平臺外狂風呼嘯，讓她身上的紫袍與面紗劇烈飄動。

「除了亞坦尼斯大主教與執行官席倫蒂絲之外，只有幾個人知道。」薩瀚透過通訊系統回答。「他們聽到這項消息時，正在太陽系別處視察黃金艦隊的演習。他們要一個小時後才能抵達夏庫拉斯。他們也同時派莫翰達與幾位狂戰士看守城塞。」薩瀚暫停了一下，補充說：「其他主教議會成員尚未收到通知。」

「連我也沒收到通知，但我並不意外。」

芙菈森瞭解亞坦尼斯為什麼沒聯絡她。她總是在主教會議直言不諱，批評亞坦尼斯的炮火也最為猛烈。每當芙菈森發言反對達蘭政府的行動，亞坦尼斯與其他艾爾神族的政府成員

總對芙菈森的「尼拉辛姆叛逆傾向」表示惋惜。艾爾神族擁有集體意識，所以他們無法瞭解少數為何要駁斥多數。艾爾神族往往為了追求全族想法一致，犧牲個人基本的判斷能力。

亞坦尼斯並未出席二十七位尼拉辛姆罹難者的喪禮，所以最近芙菈森與亞坦尼斯間的衝突一直是有增無減。根據亞坦尼斯參謀的說辭，當時亞坦尼斯忙著處理黃金艦隊事務，實在是分身乏術。

分身乏術。想到這個芙菈森就一肚子火。亞坦尼斯連悼念尼拉辛姆死者的時間都挪不出來，他是怎麼覺得自己能贏得她的信任，甚至贏得尼拉辛姆的信任？

「亞坦尼斯竟然隱瞞其他主教議會成員這起事變，這一點的確讓人驚訝。」芙菈森說道。

「他似乎想要低調處理，趁全城人民熟睡時解決此事。」對艾爾神族來說，此舉頗為詭異，不符他們的一貫作風。亞坦尼斯只找尼拉辛姆領袖莫翰達協助處理。

「那可真是明智的決定。艾爾神族若是發現尼拉辛姆佔領了城塞，他們絕對會不太高興。」薩瀚答道。「而且最近才發生過事故，他們更不會善罷干休。」

在那起事故之後，已有上百位尼拉辛姆退出黃金艦隊。此舉引發眾多艾爾神族忿怒。他們將尼拉辛姆退出艦隊的行為視為背叛之舉，而雙方族人也因此發生輕微衝突。其實雙方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劍拔弩張，那二十七人的死亡宛若最後一根稻草，讓大家再也無法自制，僅僅憑藉恨意行動。

「你知道主事者的身分了嗎？」芙菈森問道。

「恐怕不知道。十分抱歉，我辜負您的期望了。」

「胡說，你已經竭盡所能了，吾友薩瀚。」

她的心腹中，沒幾個人能像薩瀚一般足智多謀、值得信賴。薩瀚是隸屬於芙菈森麾下的情報人員，負責搜集塔勒麥卓內尼拉辛姆族的情報以及任何關於兩族衝突的資訊。如果沒有薩瀚的協助，芙菈森就無法得知城塞內部的情況。

此事本身也困擾著芙菈森。她總是鼓勵族人暢所欲言。如果尼拉辛姆族有人打算抗議達蘭政府或抵制亞坦尼斯，他們大多會來先徵求芙菈森的同意。或許是因為城塞內的尼拉辛姆居民假定芙菈森會反對他們的計畫。佔領政府的權力中樞可是激進之舉，就連作風大膽的芙菈森都覺得不妥。可是就算族人這麼做了，她真的能責怪他們嗎？

實在無從責怪。特別是在發生過這麼多事情之後，她無法責怪尼拉辛姆族人。亞坦尼斯沒有出席喪禮，其實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在那起事故之後，亞坦尼斯和主教議會的其他艾爾神族就像只會計算的冷酷機器，只是繼續推動黃金艦隊的籌備，甚至沒有研擬方法避免相同事故重演。他們唯一重視的事，只有集齊黃金艦隊的軍力，然後踏上偉大征途，收復被蟲族佔領的艾爾星。在那些主教議會成員心中，此時正是種族的危急存亡之際，區區二十七個罹難者根本不算什麼。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薩瀚問道。

運輸平臺減緩速度，在終點站平穩停下。芙菈森也在思索這個問題，她走出運輸艙，外頭霧氣繚繞，夜風冷冽。她知道自己無法改變過去，無法救回那二十七位族人。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免族人再次無謂犧牲。

「我們都知道莫翰達靠不住。我會親自調查此事。」

已故大族長芮澤格爾的雕像隱約顯現，莫翰達抬頭仰望。這位年邁駝背的尼拉辛姆凝視這位前任統治者的石像。在艾爾母星被蟲族攻陷之後，這位領袖收留艾爾神族，迎接他們來到夏庫拉斯。芮澤格爾此舉不但奠定達蘭政府的基礎，也永遠改變了尼拉辛姆的命運。她的雕像也同樣凝望著莫翰達，眼神處變不驚、沉著鎮定，宛若這位大族長生前廣為人知的形象。

莫翰達打了個寒顫，把頭別開，不再看這座雕像。今晚的氣氛詭譎不已。他不像芮澤格爾，無法敏銳察覺到事發前的徵兆，但這股緊張氣氛不斷縈繞在他的心頭、揮之不去，讓他極為不安。他周遭的事物微微顫動，發出些許雜音，而那微暮夜空似乎深邃無垠、永無止盡。

此時有十位艾爾神族狂戰士在城塞周圍巡邏，他猜想他們是否也有同樣的感覺。狂戰士在城塞外庭兩兩一組，巡邏警戒，注意任何接近的人士。即使霧氣像薄紗般遮蔽視線，狂戰

士的盔甲依然閃爍著耀眼的金光白輝。他們執勤時沉默不語，即使他們有所交談，聲音也小得讓莫翰達聽不見。可是他知道這些狂戰士能透過卡拉交流想法與情緒——卡拉是種集體心靈連結機制，能讓所有艾爾神族的思維宛若一體。

莫翰達嫉妒那些年輕力壯的狂戰士。如今他年事已高，關節不時會傳來一陣陣刺痛，讓他得不停改變身體重心。他已經活了好幾世紀，難以久站。在飽受身體病痛之時，他特別慶倖自己是沒有連結卡拉的尼拉辛姆族人，否則大家都會知道他此刻痛苦難耐。

「莫翰達？對於此事你還有什麼想法嗎？」亞坦尼斯大主教透過莫翰達臂鎧上的幽能通訊系統問道。

莫翰達心跳頓時加快，他剛剛又出神了。亞坦尼斯與執行官席倫蒂絲正在趕來夏庫拉斯的路上。他們聯絡了莫翰達，打算討論拿下城塞內尼拉辛姆叛黨的計畫。

亞坦尼斯一定也感覺到了莫翰達的迷惑。這位大主教說道：「首要目標就是在塔勒麥卓全城人民醒來之前，拿下尼拉辛姆叛黨。時間將是本次行動的關鍵。席倫蒂絲會率領狂戰士部隊傳送進入城塞，逮捕叛黨。她向我保證過，絕對不會發生流血衝突。」

「好的。」莫翰達迅速答道，他已回神於他們原先的討論事項。今晚他不只一次感到自己老而無用。在過去幾年，他的心智以驚人的速度退化。他從沒告訴任何人自己的狀況，可是他認為其他主教議會成員早就察覺了。「這是個不得已的決定。」這位尼拉辛姆長老繼續說道：「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低調解決此事，那你的計畫十分妥當。」

「很高興我們達成共識了。我們一到夏庫拉斯就會聯絡你，一有後續發展，就讓我們知道。」亞坦尼斯吩咐說。

「謹遵汝意，大主教。」

謹遵汝意。莫翰達輕而易舉就說出這種話。芙菈森和其他尼拉辛姆都批評他吃裡扒外，他心想他們的批評是否屬實。他是否太常支持艾爾神族，反而犧牲族人？為何現在他無時無刻都在思索這種問題？

這就是您的理念吧，芮澤格爾？達蘭聯合政府？神族在分裂千年後終於團結合一？莫翰達思索著這些問題，再次將目光移到已故大族長的雕像。芮澤格爾臨終時，她告訴莫翰達兩族相處並不容易，可是雙方終究可以攜手共創大業。

總有一天，小女也會瞭解那一點。芮澤格爾曾經這麼說過。可是你必須幫她一把，讓她領悟箇中道理。

「莫翰達大人！」一位狂戰士從霧氣中沖出，單手握拳置於胸口，向他行禮。

「怎麼了？」莫翰達問道。

那位狂戰士指著通往城塞內庭的寬闊階梯。有個身影正佇立於階梯底端，那是位尼拉辛姆紫袍女子，她身形纖細，手拿長杖，肩膀以刺蛇顱骨裝飾。那是幾年前蟲族入侵夏庫拉斯時，她斬殺敵人所留下的戰利品。

是芙菈森。

「讓我來處理。」莫翰達對那位狂戰士說道。「年輕人，繼續看守城塞吧，。」

這位尼拉辛姆長老快步向前，他的蟲族骨杖敲響腳邊的灰石地面。他的關節又在隱隱作痛，可是他的步履依然穩健。

莫翰達走近時，芙菈森正望著他。遠方的芙菈森立刻讓他想起芮澤格爾。芙菈森和她的母親一樣，也擁有傲人體態、纖細苗條、輪廓鮮明，那些都是尼拉辛姆心中優雅美麗的象徵。但母女倆的眼神卻是天差地別。芙菈森的眼神不像芮澤格爾那樣平靜沈著，完全不像……她的雙眼反而閃爍著野性及危險。

莫翰達走到階梯時，芙菈森向他問候：「*向亞頓致敬*，長老。」

「*向亞頓致敬*。」莫翰達不斷沉思。黃金艦隊出事後他們爆發激烈口角，之後他就沒和芙菈森說過什麼話。「我就知道到你會過來。」他最後終於開口。「即便是在這種深夜時分，塔勒麥卓發生的大小事都逃不過你的耳目。」

「如果你自己跟我說，也許我會更省事。」

「亞坦尼斯大主教希望我為此事保密。」莫翰達回答。

「他也打算派席倫蒂絲及狂戰士部隊以武力攻堅。最近才剛發生那件事，如果族人聽到這個消息，你覺得他們會有什麼反應？至少，他應該考慮讓尼拉辛姆戰士一起參加攻堅行動。」

有意思。她對局勢情報掌握極佳，超乎莫翰達的預料。她是否有命令她的心腹監聽幽能通訊系統？無所謂。即使是莫翰達，在城裡也有能向他提供情報的支持者。

「亞坦尼斯確實考慮過，但他認為只用艾爾神族戰士較為明智。佔領城塞可是背叛達蘭政府之舉，而這其中，可能還有其他尼拉辛姆族人與叛黨串通…也許有些人還是軍方人員。不論亞坦尼斯大主教有何考慮，我們都必須支持他。」莫翰達說道。「團結合一乃是優先考量。」

「我族福祉才是優先考量。你有聯絡過那些尼拉辛姆族人、問過他們的要求嗎？」芙菈森問道。「他們會這麼做，一定有什麼原因。」

「他們至今還沒提出要求。」莫翰達答道。「我試圖聯絡城塞內部的人，但對方不願意理會我。這些尼拉辛姆已掌控城塞內的哨衛無人機，並利用無人機的力場裝置封鎖入口。」

「那我明白了。」芙菈森轉身，開始扶級向上。

「你要去哪裡？」莫翰達腳步沉重地跟在後面。

芙菈森停下腳步，她轉過頭來，散發柔和綠光的雙眼凝視著莫翰達。「亞坦尼斯與席倫蒂絲一小時之後才會趕到吧？那繼續聯絡那些尼拉辛姆應該也不會怎樣吧？我可不像你，我不會輕易放棄族人。」

芮澤格爾之女登上階梯，身後刮過一陣霧氣，彷彿在嚇阻任何膽敢跟隨之人。

城塞的拱形入口設有散發微光的淺藍色力場。城塞較高樓層的窗戶後方堆著障礙物。在這道半透明的防護罩之後，完全沒有動靜。

「他們一定知道我們來了。」芙菈森說道，耐心漸漸消失。

「他們絕對不會聽勸的，明理人才不會出此下策。」莫翰達以拐杖戳著那台從高空墜毀的觀察者。「再說，如果你跟他們公開談判，只會讓他們的行動變得名正言順。其他人可能會如法炮製，反抗達蘭政府。我們現在生活在團結合一的神族社會，必須考慮什麼才最適合——」

「我族與艾爾神族。」芙菈森搶著把他的話說完。「你知道我也支持團結合一。」

亞坦尼斯與其他主教議會成員似乎永遠無法理解這一點。就算芙菈森批評達蘭政府，並不表示她徹底反對兩族合一。唯有當團結的代價是犧牲族人時，她才會加以反對。自從卡拉信徒逃離艾爾，來夏庫拉斯避難後，芙菈森見證了家鄉的種種轉變。她目睹達蘭政府將夏

庫拉斯的礦產開採耗盡，用來製造黃金艦隊的戰爭機械。她目睹年輕的尼拉辛姆背棄古老傳統，崇尚艾爾神族的習俗。她目睹尼拉辛姆文化改變，日漸式微。變得軟弱無比。

雖然達蘭政府是在團結的承諾下成立，可是艾爾神族似乎占盡好處。就算遠在尼拉辛姆的母星，掌權的卻仍然是艾爾神族。

「你公然反對亞坦尼斯的行為，會激勵其他尼拉辛姆，讓他們有樣學樣，採取反叛行動。」
莫翰達說道。

他的幽能語音中夾帶些許責備，委婉暗示芙菈森多少該為此事負責。如果這番話出自他人口中，芙菈森絕對會大發雷霆。可是芙菈森實在難以對莫翰達發怒。這位長老是母親多年的摯友。芮澤格爾逝世之後，芙菈森傷痛欲絕，幾近崩潰，當時正是莫翰達陪她走出哀慟的泥淖。正因如此，她永遠都敬愛著莫翰達。

所以當莫翰達獲選為尼拉辛姆領袖，她對這項決定毫無異議。莫翰達比她年長，也曾侍奉芮澤格爾多年。可是在最近幾個月以來，越來越多尼拉辛姆人開始尋求芙菈森的領導，不再追隨莫翰達，甚至有人呼籲這位長老退位。然而芙菈森從不支持那些呼聲，儘管她也常常懷疑莫翰達，覺得他可能不是族人的最佳領袖。但他其實可以成為最佳領袖…如果他能堅守立場，不時反對亞坦尼斯的話。

「尼拉辛姆有權力選擇自己的行為。」芙菈森說道。「他們的自由意志不就是我族的根本嗎？不就是我族與艾爾神族的差異嗎？」

「雙方差異遠遠不只如此。」有個聲音在芙菈森腦中迴響。那個聲音並非來自莫翰達，而是出自她所熟識之人。

芙菈森轉過身，霧氣在身邊繚繞迴旋。她發現說話者就站在力場護罩後方，其身影被屏障扭曲，只能看見他的翠綠雙眼與模糊輪廓。但芙菈森認得出他的幽能嗓音。

他是泰拉斯，既是芙菈森的心腹，也是一位驕傲的戰士。過去芙菈森曾指導他戰鬥方式與哲學之道。芙菈森喜出望外，因為此人或許聽得進她的話。

「佔領城塞啊。」她說道。「年輕的泰拉斯，這可真是一大壯舉。你實在勇氣可嘉，令人贊許。可是現在城裡群情激昂，此舉未免有些激進。」

泰拉斯毫無回應。他的沉默讓芙菈森滿心焦慮。

「你究竟有何目的？」莫翰達以拐杖敲擊地面，強調他的話語。

他仍然沈默以對。

芙菈森跨步向前靠近屏障，力場散發的幽能波讓她皮膚發麻。「我瞭解你這麼做的動機。我也跟你一樣，為我族戰士的死憤恨不平。」

「不必白費唇舌了。」泰拉斯的語氣尖銳，近似於幽能心理攻擊。「*如果只有泛泛空言，缺乏力行實踐，那就只是營造勝利假像的詭計，用以壓制我族氣焰，讓烈火只剩餘燼。*」

且我們變得心高氣傲，就會遺忘奮戰的初衷，讓主教議會的艾爾神族稱心如意。您還記得這些話嗎，芙菈森大人？」

「我當然記得。」這番話正是出自芙菈森之口，那是她一年多前訓勉心腹的講辭。當時主教議會提議開採納薩爾的礦場，芙菈森便發表這場演說作為回應。尼拉辛姆將納薩爾視為聖山，數百年來，芙菈森的族人在此沉思修行，練習以意志折服虛空。這座聖山恰巧也蘊含著夏庫拉斯最豐富的礦產。最後芙菈森說服主教議會其他成員，讓他們放棄開採礦產的計畫。

「可是您已不再恪守自身教誨。」泰拉斯說道。「您已變得像莫翰達一樣，在主教議會中毫無影響力。不過，畢竟您可是那個芮澤格爾的女兒，我們還有什麼好指望的呢？」

莫翰達向前傾身。「你給我對已故族長放尊重點。」

芙菈森將手搭在長老的肩上，試圖安撫他。大家常拿她與芮澤格爾比較，她早就習以為常了。主教議會其他成員常希望芙菈森能更像她的母親。他們曾利用芮澤格爾的名義，推動他們的計畫—現在要搬出芮澤格爾的名字很容易，畢竟前任大族長已不在人世，她既無法同意現況，也無法反對。

而由於主教議會濫用芮澤格爾的名號，導致許多尼拉辛姆青年開始對她改觀。芮澤格爾沈著冷靜、秉持團結的信念，他們卻認為這些都是軟弱的表現。母親在後人心中的形象惡化，芙菈森也要為此負起很大的責任。她曾經不只一次公開批判芮澤格爾的決策。其實那是她

對抗其他主教議會的策略，不讓他們利用母親來號召人心。但芙菈森知道原因不只如此。在她的內心深處，她想與芮澤格爾保持距離，奮力擺脫母親留下的巨大身影，並留下自己的痕跡。

「我從未善罷甘休。」芙菈森說道。「我有針對那場事故與亞坦尼斯的處理方式，向他們提出抗議。」

「您只是藉此平息支持者的怒氣。如此而已。」泰拉斯回覆道。

「不只如此……」芙菈森心想自己究竟該透露多少事，尤其現在莫翰達也在場。可是她隱瞞下去也沒有意義。「我認為最好的處理方法，就是讓尼拉辛姆完全退出黃金艦隊。我們迎接艾爾神族來到我們的星球，提供他們棲身之處，但那不代表我們得為他們作戰賣命。如果我們要協助他們奪回被蟲族佔領的母星，那會犧牲多少尼拉辛姆？至少數以千計。我們必須活下去守護夏庫拉斯與我族文化，而不是為了別人的星球送命。」

莫翰達轉向芙菈森，但是他什麼也沒說。

「所以我才會來到這裡。」芙菈森繼續說道。「艾爾神族打算派部隊把你們逼出來。如果他們展開攻堅，你明白會有什麼後果嗎？城裡所有尼拉辛姆、我們在夏庫拉斯星上的所有族人，他們會立刻群起反抗艾爾神族，導致暴力衝突，可能還會造成傷亡。我想保護你們和其他族人。」

「寧可在熱血尚存時壯烈死去，勝過眼看本族文明消失而苟活，不是嗎？」泰拉斯再次引述芙菈森演講的內容。「叫艾爾神族儘管來吧。我們不會束手就擒。讓我們在亞頓面前相聚吧，大人。」

泰拉斯語畢離去，消失於城塞深處。

「在亞頓面前相聚……」莫翰達重複。

「我聽到那句話了。」芙菈森回應。泰拉斯到底在想什麼？「在亞頓面前相聚」是尼拉辛姆動身前往戰場時所說的話，是生死訣別的族語，意思是「等到你我死後，我們會在亞頓面前重逢」，代表那位戰士已經視死如歸。「他該不會是想——」

芙菈森腳下的大地震動起伏，發出低沉巨響。她繃緊肌肉，奮力保持平衡，保持站姿。他們上方的城塞頂端突然爆炸，翡翠綠光照亮城塞內庭。芙菈森攬住莫翰達的前臂，讓他緊靠著城塞側邊。大量石塊墜下，如驟雨般落在他們身邊。落石撞擊力道強勁，把芙菈森震得頭暈目眩。

震動停止後，芙菈森檢視上方的損害情況。城塞的頂端本來有一座尖塔，現在只剩下扭曲的金屬與斷壁殘垣。這場爆炸不是用來毀滅城塞，而是刻意要驚醒整個塔勒麥卓城。

泰拉斯和其餘叛黨希望能有觀眾目睹即將發生之事。

「不只這件。」莫翰達說道。

「什麼不只這件？」

「爆炸事件。亞坦尼斯已透過幽能通訊系統聯絡我。好幾個星軌船塢也遭受爆炸攻擊，但似乎還沒造成任何傷亡。」莫翰達沉默片刻，然後繼續與亞坦尼斯通話。「大主教很快就會趕過來。等他抵達之後，席倫蒂絲會帶著狂戰士部隊躍傳進城塞，逮捕叛黨。」

「那樣就正中泰拉斯下懷了。」芙菈森搖頭。她本來預期這僅是一場抗議行動，只是用來為難或激怒主教議會的抗命之舉。「他想要與艾爾神族開戰，犧牲自己。他怎麼會這麼傻呢？我們必須進去城塞裡面。我可以和他談談，他會聽勸的。」

莫翰達沉默不語，身體緩緩晃動。他臂鎧上的幽能通訊系統正發出能量脈衝。他最後終於說道：「我已經和大主教解釋過了。他認為我們獨自闖入太危險了。」

「現在還有機會和平解決此事。」

「亞坦尼斯命令我們暫時先撤退。」莫翰達說道。

「那你就走吧。」芙菈森沒想到這句話的口氣說出來會這麼凶。她轉身背對莫翰達，整理思緒。現在發生這種事，並非長老的錯，芙菈森反而擔心自己才是罪魁禍首。她怎麼沒料到到自己的支持者會做出這種事？事前有任何跡象嗎？莫非她都視而不見？

莫翰達拖著腳走到力場前方。「我們需要哨衛機或別種武器，才能夠破壞這個力場。可是我們沒有時間去找武器了。」

「我們？」

「你說得對。如果不靠艾爾神族干涉就能解決此事，那樣對所有人都好。」

莫翰達用拐杖敲擊著地面。他伸出年邁變形的雙手，面對力場。他虛弱的身軀因為施力而渾身顫抖。莫翰達在雙掌凝聚虛空能量，形成小型的翠綠能量球。

「怎麼樣？你打算袖手旁觀，還是你要助我一臂之力？」這位長老開口埋怨，他的幽能語音比耳語還要微弱。「雖然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是有幾手絕招。」

芙菈森馬上就瞭解他在做什麼了。她丟下長杖，舉起雙手，將精神集中於無形的力量。她深入以太，深入周圍的虛空，極力集結所有能量。她的雙手凝聚出一顆能量球，令她感到手心發麻。芙菈森與莫翰達共同將這股能量引導入力場，屏障便裂出一道開口，大小勉強足夠讓他們通過。

莫翰達在城塞內廊蹣跚而行，踏過地上散落的哨衛機殘骸。如此看來，泰拉斯與叛黨是將哨衛機解體，取出力場產生裝置，然後在城塞入口設置永久的屏障。真是不簡單。這些叛黨技術純熟、富有謀略，其危險程度絕對不容小覷。

「我們休息一下吧。」抵達主廊時，莫翰達體力透支，撐著平滑而單調的牆面。突破屏障所耗費的力氣超乎想像。他的思緒變得越來越模糊。他想讓自己保持警覺，之後才能夠見機行事。

「當然可以。」芙菈森靠在莫翰達對面的牆壁，將長杖放在身邊。她凝視莫翰達，綠色雙眼在漆黑的廊道中宛若星光。「謝謝你與我同行。」

「我們必須採取行動，那一點你並沒說錯。」莫翰達說道。「可是你先前說要讓尼拉辛姆退出黃金艦隊……」他的音量逐漸降低。他不希望現在提起此事，但他還是很訝異芙菈森竟然懷有這種念頭。

「我會堅持我的立場。我們給了艾爾神族新家園，難道還不夠嗎？」芙菈森問道。「我們幫他們建造了黃金艦隊，這都還不夠嗎？我認為尼拉辛姆不該為外人的戰爭送命。」

「艾爾是所有神族的母星。」莫翰達反駁。「我們是否在艾爾居住過並不重要。艾爾是全體神族的象徵。」

「為了收復那個象徵，我們得付出什麼代價？」

「你是擔心會有族人犧牲嗎？還是煩惱黃金艦隊戰勝之後，族人可能會選擇遷徙到艾爾？」莫翰達問道。

「兩者皆是。」芙菈森回答道。

她選擇坦承相告，確實也讓莫翰達十分詫異。他沒料到芙菈森會突然這麼說。他沉默注視著這位年輕的尼拉辛姆。或許是因為燈光昏暗，芙菈森又讓他想起芮澤格爾，她們母女倆長得可真像。

莫翰達想到芮澤格爾的雕像與她的成就。等到莫翰達離世之後，尼拉辛姆會怎麼緬懷他呢？他們會說自己只是過渡期的領袖，負責填補芮澤格爾到芙菈森之間的空缺嗎？他會不會是個容易被世人遺忘的領袖？先是芮澤格爾，後是芙菈森，在兩者身影的遮蔽之下，他能不能留下屬於自己的成就？

撇開現實不談，莫翰達想到這裡還是感到精神振奮。這些想法深植於尼拉辛姆意識形態的個人主義與傳統。擁有集體意識的艾爾神族不會煩惱這種事情，至少大部份的人是如此。

莫翰達知道，如果他能成就改變全族的大事，關鍵就在芙菈森身上。他無意控制芙菈森的想法。無論芙菈森想過怎樣的人生，那都是她的抉擇。他只能為她樹立典範。

「你總是只看到我族與艾爾神族的差異。」莫翰達說道。

「雙方確實有所不同。」芙菈森又說道。「所以我族才更顯獨特。」

「沒錯，但其實雙方也別無差異。*所有*神族都擁有一項特點，那就是願意冒險保護別人，犧牲小我，成就大我。」

「*成就大我*。那是艾爾神族的特點吧。」芙菈森回應。

「那也是我們的傳統。自從首批尼拉辛姆離開艾爾來此定居，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他們當初並非自願離開，而是被迫流放。」芙菈森反駁。

「那是因為尼拉辛姆與眾不同，所以艾爾神族才會畏懼他們。而儘管我族過去遭受不公待遇，你的母親依然在卡拉信徒落難時接納他們。她知道如果我們背棄他們，我們就無異於當初捨棄首批尼拉辛姆的那些神族，所以她才這麼做。」

莫翰達勉強走離牆邊，他費力緩緩邁步向前，傾身靠近芙菈森。「我們絕對要超越那些背棄尼拉辛姆的神族。我們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這位長老說道。「我們的文化內蘊堅實，即使有達蘭政府，也能長久存續。即便要保存我族文化，也不必犧牲團結合一。如果你說服同胞背棄黃金艦隊，那你也將背叛我族的驕傲與榮耀——也背棄了你極力捍衛的尼拉辛姆之道。」

芙菈森不發一語，眯眼思索著莫翰達的話。

「我已垂垂老矣。」莫翰達接著說下去。「我死去之後，你將成為我們的大族長。族人過去追隨你母親，現在他們追隨我，將來他們也會追隨你。你的話語將會決定他們的命運。在捍衛族人以及神族團結之間，你必須要找到平衡。」

莫翰達舉起滿是皺紋的手，臂鎧上的幽能通訊系統發出耀眼閃光。「亞坦尼斯與席倫蒂絲很快就會躍傳到城裡了，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快走吧。如果泰拉斯真的不聽勸，你準備與他開戰了嗎？」

「他會聽勸的。」芙菈森堅持。

然而莫翰達感覺到她的思緒帶有不安及困惑。「在亞頓面前相聚」，此話可不能隨便說出口。他們已說出自己不惜犧牲，如果現在又退縮放棄，就會被人視為懦夫。

「來吧。」這位長老說道，同時在廊道上繼續前進。「看看前方有什麼在等著我們。」

他們悄悄穿越城塞，潛入內部。偌大的廊道暢行無阻，引領他們邁向未知的命運。芙菈森率先走進達蘭政府會議室，此時她的肌肉緊繃，全神戒備。她在門檻上戛然止步，因為會議室已遭人蓄意破壞，那副景象讓她大為震驚。

城塞前廳與廊道大多平凡無奇，主教會議運作政府的城塞內部卻大不相同，近年來內部改變良多，牆面飾有錯綜複雜的圖樣，掛著代表不同神族部族的旗幟。會議室側邊的水晶螢幕播放夏庫拉斯衛星紀錄的即時宇宙投影，展現浩瀚星海以及銀河。

現在會議室完全變了。美麗圖樣變得千瘡百孔，水晶螢幕遭人擊碎。除了尼拉辛姆旗幟，原本色彩繽紛的旗幟全部都被撕下，用繡著二十七顆閃亮寶石的長旗取代，此旗幟正是城塞外那幅巨型旗幟的縮小版本。

室內不只有泰拉斯一人，他身邊還有四位尼拉辛姆叛黨。他們都戴著刺蛇顱骨面具，遮蔽部份的長相。主教議會以大型金屬板作為會議桌，這五位叛黨就聚在桌旁。桌上有著微微發光的城塞立體投影，影像中也顯示著資料。顯然泰拉斯與叛黨已經控制城塞內的所有維安設備。

莫翰達走進來時，芙菈森也注意到其他尼拉辛姆叛黨。縱使他們臉戴面具，她還是能辨認他們的部分樣貌。她認出泰拉斯的叛黨都是聽過她演說的年輕戰士，他們全都配有空間之刃的臂鎧，身穿紫袍。

五位叛黨將目光從立體投影移開，望著闖入會議室的兩人。他們並未走向芙菈森或莫翰達。他們看似氣定神閒、胸有成竹。

「我們早就看到你們打破力場。」泰拉斯指向立體投影，語氣極為惱怒。「你們只是在浪費時間，我和你們已經無話可說。我想你們若不是來助我們起義，一定就是來阻礙我們。」

「請你聽我說。」芙菈森懇求。她知道說服泰拉斯的機會只有一次。「你瞭解我的為人。你知道我正試著——」

「我確實瞭解您。」泰拉斯的話語中滿是冷漠與憤怒，如同尼拉辛姆的空間之刃一般，冰冷而尖銳。他的言語句句有如尖刺，刺進芙菈森的內心。「這麼多年來我活在您的身影下，從您身上學到尼拉辛姆之道，在您的訓練與教導中成年茁壯。可是我現在也有自己的身影了。我發現您的身影早已變得……空泛虛無。」

「你究竟想在這裡得到什麼？你只會犧牲自己，引發我族與艾爾神族的暴力衝突。」芙菈森說話時察覺到莫翰達的變化。他乾癟的身軀散發強烈幽能，就像身體在起跳前會繃緊肌肉，蓄勢待發。

泰拉斯回應。「我們會讓族人獲得他們所需的助力，擺脫愚昧的達蘭政府與那場大戰。沒錯，雙方勢必會有暴力衝突。沒錯，艾爾神族以及尼拉辛姆都會有人因此喪命。可是相較於進軍艾爾，我族傷亡絕對能大幅降低。」

城塞立體投影上出現一個紅點。那個紅點飄在空中，發出微弱閃光。

「感測器偵測到上方出現傳輸稜鏡。」泰拉斯的一位追隨者通報。「是席倫蒂絲與她麾下的狂戰士。他們正在掃描內廊。」

芙菈森明白現在已無暇爭辯，她和莫翰達必須展開行動。儘管她非常希望能以理說服泰拉斯和其他叛黨，但她也知道事與願違。芙菈森向莫翰達微微點頭示意，然後她下定決心，準備發動攻擊。

「你想對艾爾神族動手的話，就得先過我們這關。」莫翰達說道。

那些叛黨看向彼此，提高警覺，只有泰拉斯毫不驚慌，擺出備戰姿勢。他的綠色眼睛緊盯著芙菈森，眼中燃起冷酷而自居正義的怒火。

*年輕人，記住我的話，你必須找到平衡……*莫翰達的聲音在芙菈森心中輕聲響起，他只把那番話傳給芙菈森聽。她與莫翰達四目相對，看見他悲喜交加的眼神。

莫翰達突然消失了。他原本的站立之處出現一團黑煙，盤旋上升，只剩拐杖向前倒下。接著，就在一剎那間，這位長老出現在一位尼拉辛姆叛黨後方，掌劈這位戰士截斷的神經索，掌擊處閃現耀眼的虛空能量綠光。這位年輕的尼拉辛姆還沒有機會反擊，他的身體便已無法行動，癱倒在地。

他沒有死去，只是喪失意識罷了。莫翰達將虛空能量強行注入敵人截斷的神經索，那是不取人性命的尼拉辛姆戰鬥技法。

泰拉斯與其餘叛黨發動臂鎧的空間之刃，發出嘶嘶聲響。他們朝向同伴倒地的方向使出迴旋斬擊，但莫翰達已再次藏匿於暗影之中。芙菈森沒想到他的動作如此靈活矯健。

芙菈森趁莫翰達引開他們注意力時，專心凝聚物質之外的虛空能量。此時她燃起胸口深處的冷酷怒火，讓力量傳遍渾身筋骨。她畢生不斷練習如何提取能量，這感覺她再熟悉不過了。她以原始能量包覆全身，以這股能量匿蹤，向前高速躍擊。

芙菈森在離她最近的尼拉辛姆叛黨面前再度現身，那位年輕戰士的截斷神經索旁，有著小型蟲族的骨骸飾品。芙菈森起腳攻擊，用腳跟踢碎他的臂鎧。這位戰士的空間之刃先是發出劈啪聲響，隨即消失。芙菈森轉身朝著她的目標，一掌劈下，擊中他的神經索末梢，同時注入大量虛空能量，讓這位戰士頹然跪地，暈眩倒下。

在芙菈森癱瘓這位尼拉辛姆的期間，莫翰達又解決了兩位叛黨。現在他扶著中央的會議桌，筋疲力盡、全身搖晃。

芙菈森在會議室內尋找著泰拉斯。此時他已消失不見蹤影。

一波攻擊來襲。

芙菈森撲向側邊閃避，可是攻勢卻不如她預期，至少不是朝她而來。

泰拉斯從盤旋的煙霧中再度現身。他身穿紫袍、配戴翠綠寶石，身上的蟲族骨骸發出清脆響聲，當他高速移動時，他的衣物與配飾全都變成模糊的疾影。泰拉斯以空間之刃向前刺擊，破空劃出一道翠綠弧光，一刀貫穿莫翰達的背部，刀鋒從胸口刺出。乾淨俐落、致命一擊。

泰拉斯向後翻身，再次匿蹤。莫翰達倒在會議桌上，身體穿過城塞的立體投影。他渾身戰慄不止。他的力氣逐漸流失，他死命緊抓桌緣，想要撐住自己。

「莫翰達！」芙菈森向前沖去。她扔掉長杖，在長老倒下前接住他。她跪在地上，將莫翰達抱在懷中。莫翰達紫色血液逐漸流出，浸濕他老舊的長袍，他緊緊盯著芙菈森，雙眼的光芒逐漸暗去。他年邁變形的枯瘦手指輕拂著芙菈森的臉頰。

「芮澤格爾大族長…我一直很思念您…」長老的聲音虛弱、毫無生氣，如同幽影一般。

「您回來了…可是這怎麼可能呢？怎麼…可…」

莫翰達就這樣死在芙菈森懷中。

她跪在原地，不敢相信地抱著長老。他沒死，他不會死的。

可是莫翰達確實死了，芙菈森心裡很明白。

她怒不可遏，悲痛萬分，兩種情緒一擁而上，取代了原本的錯愕。她激動不已，全身顫抖，狂暴紊亂的虛空能量靈氣圍繞著她，發出微光與爆裂聲響，她對著周遭釋放出一道道猛烈的翡綠幽光。

「泰拉斯！」芙菈森怒吼。

芙菈森的右臉感受到一陣熱能迎面襲來，激起她的戰鬥本能。她拿起長杖，推開莫翰達的屍體，向後滾開閃避泰拉斯的攻擊。泰拉斯的空間之刃撲了個空，砍進會議桌內。

「你已不再是我訓練出來的戰士！」芙菈森發出幽能吶喊，那股力量讓會議室滿目瘡痍的牆面劇烈晃動。她將虛空能量注入長杖，發動前後兩端的空間之刃。她在空中旋轉雙刃光刀，測試手感。

「您以前告訴過我，如果活在他人身影之下太久，我們將永遠迷失真正的自我，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能耐。」泰拉斯側跨閃躲至芙菈森的右方，臂鎧邊依然發動著空間之刃，燒灼著空氣。

「這就是你真正的自我？這就是你想為後人留下的典範？滿手染血？」芙菈森在室內闊步怒行，跟上泰拉斯的動作。「殺人奪命？」

「我所選擇的未來，能讓尼拉辛姆決定自己的命運。」泰拉斯答道。「我所選擇的未來，能讓我們感到自豪，不會身處家園卻反而像是異鄉陌客！」

城塞的立體投影出現十三個紅色光點，席倫蒂絲與狂戰士已躍傳到城塞上方的樓層。部隊朝著會議室前進，維安系統全程追蹤他們的行動。芙菈森的目光掃過那些光點，然後又轉頭看向泰拉斯。

「你也想殺了我嗎？」她質問道。

「如有必要，絕不留情。」泰拉斯回應道。「*在亞頓面前相聚。*」

「*在亞頓面前相聚。*」

兩位戰士同時遁入暗影，隱藏行動。

芙菈森極力壓抑憤恨與怒氣，因為這些情緒無助於克敵。這是尼拉辛姆戰士間的決鬥，考驗雙方意志與耐心。誰死誰生，一擊決勝。

芙菈森感應到左邊有動靜，於是便撲那隱形的敵人。她向前猛衝，推測對方已進入攻擊範圍，便瞬間解除暗影匿蹤，用力揮刀。

泰拉斯預測到了芙菈森的動作。他也同樣發動攻擊。

可惜他略遜一籌。

就在同一剎那，泰拉斯的光刀燒穿芙菈森外露的肩部，而芙菈森的長杖光刀貫穿泰拉斯的胸膛。大量紫血自泰拉斯的傷口噴濺而出，灑滿整張會議桌。這位年輕戰士頹然倒地。

芙菈森忍住肩膀傳來的刺痛，那並不算是重傷。她走到泰拉斯倒地之處，想要再補上一刀。然而，當她看到泰拉斯躺臥在地、瀕臨死亡時，她的盛怒隨即消散。對芙菈森來說，這位戰士就像是自己的兒子。

困惑與失落感在芙菈森的心中蕩漾。她來此的本意，是為了保護尼拉辛姆族人、避免流血事件，結果卻失敗了。

「我這麼做……是為了族人……」泰拉斯聲音虛弱，宛若來自虛空的幽魂。

「我知道。」芙菈森丟下長杖，跪在這位年輕戰士的身旁。芙菈森握起泰拉斯的手，她本來以為對方會將手抽走，可是他非但沒有抽手，反倒是緊握著芙菈森。

「我要前往……永恆之夜了……」泰拉斯說道。「您要信守承諾……守護吾族文化……」

「我會的。」芙菈森說著。在她這麼說的同時，泰拉斯雙眼的逐漸暗去，最後變得漆黑無光。「我會的……」

會議室外傳來席倫蒂絲與狂戰士武裝部隊沉重的腳步聲。芙菈森對那些腳步聲充耳未聞，她的心思都專注在亡者身上。莫翰達躺在一邊，而泰拉斯倒在另一邊。這兩位尼拉辛姆都是她真心關懷的舊識，而且兩人各有不同的意義。

前者為師，象徵過往；後者為徒，代表未來。

在兩人中間的芙菈森，則是受困於過往與未來之間。

「她現在要出來了。」席倫蒂絲透過幽能通訊說道。「我們會帶走其他人。」

儘管她的聲音並未流露任何情緒，亞坦尼斯還是能透過卡拉感受席倫蒂絲的不安。此時焦慮與憤怒透過艾爾神族的互通意識不斷沸騰，亞坦尼斯幾乎無法克制自己這兩種負面情緒。事情完全沒有按照計畫進行。

完全沒有。

亞坦尼斯瞭解芙菈森與莫翰達為何會抗命。尼拉辛姆叛黨打算死在艾爾神族手上，在夏庫拉斯掀起一場革命。雖然莫翰達與芙菈森出手阻止了這場革命，但代價實在太高了。

亞坦尼斯回想席倫蒂絲通報的消息：莫翰達的死訊。亞坦尼斯還是難以接受這位長老的死亡。莫翰達不但是主教議會最睿智的成員之一，更是建立雙方關係的重要盟友。

我本來能阻止這種結果。他在心中自忖。在那場爆炸驚醒全城之前、莫翰達與芙菈森展開行動之前，我就應該要先派狂戰士部隊……

他的失算還不只是如此，亞坦尼斯知道艦隊發生事故之後，他應該更努力安撫尼拉辛姆，平息眾怒。可是當時的情況超出他的掌控，讓他無暇顧及尼拉辛姆。那天的罹難者不只有尼拉辛姆族人。當時的兩位鳳凰戰機駕駛員，也是兩位卡拉信徒，同樣在事故中喪生。艾爾神族在意外發生後一片譁然。他們責難失事運輸艦的尼拉辛姆駕駛員。亞坦尼斯麾下的戰士主張終止與尼拉辛姆的結盟，認為雙方應該各自收回軍隊，避免將來釀成大禍。

亞坦尼斯把時間都用來安撫艾爾神族，所以才無法參加尼拉辛姆的喪禮。那是個艱困的決定，不論他做出任何取捨，都可能會疏遠達蘭政府的半數勢力。而他知道黃金艦隊的核心力量至關重要，所以不管會有什麼後果，他都必須全心安撫卡拉信徒。

亞坦尼斯費時數日以緩和艾爾神族間的緊張氣氛。最後，艾爾神族終於瞭解，黃金艦隊的遠征任務比他們個人的疑慮還重要。亞坦尼斯的族人透過卡拉找到平衡，再次團結一心。可是尼拉辛姆卻沒有獲得安撫。許多人對那起事故懷恨在心，無法原諒亞坦尼斯的善後方式。

眾人對此耿耿於懷，而芙菈森也是如此。如今莫翰達已死，芙菈森將成為尼拉辛姆的領袖。這個事態轉變讓亞坦尼斯頗為苦惱，因為他與芙菈森幾乎毫無共識。然而芙菈森今天的作為讓他大吃一驚。芙菈森冒死阻止尼拉辛姆叛黨引發戰爭。難道她想藉此削弱亞坦尼斯在塔勒麥卓的威信？還是她有更崇高的動機，讓她願意鋌而走險？

亞坦尼斯不知實情為何，他實在猜不透芙菈森的想法。

亞坦尼斯在城塞階梯的底端踱步，眼看著人群聚集。當他抵達夏庫拉斯時，已有數百位神族來到城塞。他們集結成兩派人馬，一邊是身穿高雅藍金長袍的艾爾神族，一邊是披著深色襤褸外衣、配戴蟲族骨骸戰利品的尼拉辛姆。對於城塞中所發生之事，謠言已經傳得甚囂塵上，傳聞與積怨讓雙方對立更加惡化，衝突一觸即發。

亞坦尼斯已召來數十位武裝狂戰士，以免發生流血衝突。此外，儘管他先前有所顧慮，沒有徵召尼拉辛姆族人加入席倫蒂絲的攻堅部隊，可是他這次卻找來尼拉辛姆戰士維持秩序。達蘭政府軍擋在兩派群眾之間。萬一不幸爆發衝突，他們將會形成一道薄弱防線。

人群中突然傳出低沉的幽能喃語，艾爾神族與尼拉辛姆定睛看向亞坦尼斯背後的那個人。亞坦尼斯轉過身去，看到群眾所注視之人。此時霧氣消散，人影浮現，她就站在階梯頂端。

來者為芙菈森，她手中抱著一具屍體。

芙菈森的雙臂疲倦不堪，灼痛難耐，肩上長長的傷口湧出紫血。她跪在地上，將莫翰達放在腳邊。當她再次起身時，她聽到人群中傳來幽能語音，眾聲喧嘩，不滿鼓噪，宛若一陣強風，即將帶來猛烈的風暴。

「果然是尼拉辛姆的一貫作風。一群叛徒。」

「你們艾爾神族還不知道實情，怎麼能妄下定論？」

「城塞是由我族先祖建造！此處屬於尼拉辛姆！」

「武力鎮壓？艾爾神族是這樣解決問題的？」

「要對付你們這些尼拉辛姆，似乎也別無他法。」

「你看到那具屍體了嗎？那是莫翰達啊！」

好幾位臉戴深色長罩的尼拉辛姆衝向阻隔雙方的達蘭政府軍。暴力威脅如同疫病般擴散開來，越來越多神族開始相互推擠，奮力想闖過士兵人牆。

「住手！」芙菈森奮力發出幽能語音，可是現場吵雜喧嘩，無人聽聞。

「莫翰達死了！」有尼拉辛姆呼喊，但看不見他人在何方。「是艾爾神族下的毒手！」

「我們才是兇手！」芙菈森回應。「他是死於族人之手！」

這次群眾聽到她的聲音了，神族紛紛停止動作，轉身望向芙菈森。所有尼拉辛姆臉上都流露出不安的神情。艾爾神族的表情沒有如此顯而易見，但芙菈森知道他們一定也透過卡拉傳遞困惑之感。

「殺死莫翰達的人是尼拉辛姆。」芙菈森繼續說道。「那群佔領城塞的尼拉辛姆想讓族人與艾爾神族反目成仇，摧毀達蘭政府。不過……」芙菈森的音量越來越小，不確定自己該說些什麼。

她低頭凝望莫翰達起皺蜷縮的屍體。如今長老已死，領導尼拉辛姆的重責大任落在芙菈森肩上。她坐擁決定族人命運的力量，也能夠左右夏庫拉斯的未來。

芙菈森能說服尼拉辛姆退出黃金艦隊。如此一來，她就能解救尼拉辛姆族人的性命。可是世人都將記得，在艾爾神族最需要幫助之時，尼拉辛姆選擇背棄同胞。這種極端的決定並

非解決之道，只會讓尼拉辛姆與艾爾神族的嫌隙有增無減，進而造就出泰拉斯這種暴力叛黨。達蘭政府將會在這種緊張關係中從中瓦解，徹底毀滅。

莫翰達說的沒錯。尼拉辛姆能做出更好的決定。芙菈森得在團結神族與保護族人間找到平衡，而艾爾星就是達成平衡的關鍵。

「我知道許多族人都恐懼未來。」芙菈森終於開口說話。「我也一樣心懷恐懼。維持達蘭政府一直以來都是項艱難任務，不斷考驗著我族的堅定信念。可是我們是尼拉辛姆，我們的祖先勇於面對未知命運，他們來到這座星球，給自己全新的價值。就算要保持這個價值，我們也不必背棄盟友。尼拉辛姆這個價值強大堅韌，*無論經歷各種磨難*，也能延續千秋萬世，不是嗎？」

芙菈森看到尼拉辛姆群眾開始改變態度。從族人的細微動作與表情變化，芙菈森知道他們已經認同她的說法。他們的怒氣漸漸平息。

「支持達蘭政府，協助艾爾神族收復母星，我們責無旁貸。」芙菈森接著說道，語氣愈發鏗鏘有力。「這場戰爭勢必會有人犧牲，但他們都是為了大業捐軀。不論最後是勝是敗，我們永遠都是尼拉辛姆！」

等到群眾和平散去，狂戰士押送尼拉辛姆囚犯走出城塞。這群年輕的叛黨被發出微光的藍色能量力場籠罩，雙手銬上了灌注幽能的銅色金屬環。這群叛黨經過芙菈森面前時，他們並未與芙菈森的目光交會。芙菈森之後會再開導他們。

最後兩位狂戰士抬出泰拉斯的屍體。

「把他放在這裡。」芙菈森指向放著莫翰達屍體的地方。

「放在莫翰達身邊？」其中一位狂戰士問道。「這可是殺害他的兇手啊。」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該為他舉行喪禮。那就是尼拉辛姆之道。」

兩位狂戰士遲疑片刻之後，便把泰拉斯的屍體放在地上。芙菈森跪下檢視這位尼拉辛姆亡者。那時她對泰拉斯的胸口做出致命一擊，傷口淌出的紫血已浸濕長袍。她撫摸泰拉斯的額頭，輕聲說道：「年輕人，你是個可敬的對手。」

「您竟能如此敬重他，真是讓人敬佩。」

身穿黃金戰甲的亞坦尼斯走向芙菈森。他在莫翰達的屍體旁單膝跪地，握住這位長老冰冷乾枯的手。

「他認為這麼做對族人最好。」芙菈森回答。「而且，他是我的摯友。」

亞坦尼斯點著頭。「我也同樣痛失摯友，甚至擔心將來還會失去多朋友。可是現在有了尼拉辛姆的支持，我知道神族終將克服萬難，收復艾爾。謝謝你的那番話，也謝謝你在城塞內的英勇作為。你會是個偉大的尼拉辛姆領袖。」

「你支持我登上領袖之位？」

「絕對支持。」亞坦尼斯答道。

這讓芙菈森感到十分訝異。本來注視著泰拉斯的她，抬頭看向亞坦尼斯，兩人四目相對。

「我將竭盡所能協助出征。」芙菈森說。「可是我既非莫翰達，也不是芮澤格爾。我不能夠傾全軍而出，讓這顆星球變得毫無防備，所以我必須派尼拉辛姆戰士分隊駐守夏庫拉斯。」

「我明白，我也尊重那項決定。」亞坦尼斯站了起來，張開手掌伸向芙菈森。「你知道怎麼做對族人與這顆星球最好。」

芙菈森握住大主教的手，站起身來。

「我們現在該帶他們去哪裡？」亞坦尼斯指向那些屍體。「如果你肯讓我出席，我想送莫翰達最後一程。」

「你還有籌備黃金艦隊的要務在身，真的有時間參加喪禮嗎？」芙菈森知道這麼問可能會冒犯亞坦尼斯，但她確實該為此擔憂。讓她相當意外的是，大主教竟然沒有展現怒容。

「今後我都會挪出時間。」

芙菈森點頭示意，然後雙手抱起泰拉斯，亞坦尼斯也抱起莫翰達。

他們一起走下城塞階梯。只見塔勒麥卓頂端，遍佈的翠綠水晶與朱紅水晶折射著奪目光彩，代表嶄新的一天已然到來。

在他們上方的星空之中，肉眼所不及之處，成千上萬位神族正在打造黃金艦隊。這支艦隊不久後將會前往艾爾。在隨隊出征的尼拉辛姆壯士之中，許多人終將陣亡。可是世人會永遠緬懷他們，而他們的身影，也將為後人樹立光榮輝煌的全新典範。